金石萃編

金石萃編卷十三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漢九

魯相史晨祀孔子奏銘

碑高七尺廣三尺四寸十七行
行三十六字今在曲阜縣孔廟

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
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
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蒙厚恩
受任符守得在奎婁周孔舊寓不能闡弘
德政恢崇壹變夙夜憂怖累息屏營臣晨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建寧元年到官
行秋饗飲酒畔宮畢復禮孔子宅拜謁神
坐仰瞻榱桷俯視几筵靈所馮依肅肅猶
存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即自以奉錢脩
上案食醊具以叙小節不敢空謁臣伏念
孔子乾巛所挺西狩獲麟為漢制作故孝
經援神挈曰玄丘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
靈耀曰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為赤制故作
春秋以明文命綴紀撰書脩定禮義臣以
為素王稽古德亞皇代雖有褒成世享之

封四時來祭畢即歸國臣伏見臨辟雍日
祠孔子以大牢長吏備爵所以尊先師重
教化也夫封土為社立稷而祀皆為百姓
興利除害以祈豐穰月令祀百辟卿士有
益於民矧乃孔子廟諱德煥炳光于上下而
本國舊居復禮之日闕而不祀誠
朝廷聖恩所宜特加臣寢息耿耿精所思
惟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共
煙祀餘口賜先生執事臣晨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臣盡力思惟庶政報稱為效增異

輙上臣晨誠惶誠口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上

尚書　　時副言大傅大尉司徒司空

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

昔在仲尼汁光之精大帝所挺顏母毓靈

承敝遭衰黑不代倉口流應聘歎鳳不臻

自衛反魯養徒三千獲麟趣作端門見徵

血書著紀黃玉響應主為漢制道審可行

乃作春秋復演孝經刪定六藝象與天談

鉤河擿雒却揆未然巍巍蕩蕩與乾比崇

右漢魯相上尚書章其略云云於此見漢制天子之尊其辭稱頓首死罪而不敢斥至尊因尚書以致達而已余家集錄漢碑頗多亦有奏章患其磨滅獨斯碑首尾完備可見當時之制也集古錄

右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靈帝建寧二年立按永興元年孔龢碑載吳雄奏用辟雍禮春秋饗孔廟出王家錢給大酒直距此纔十有七年史晨復云到官秋饗無公出酒脯之祠至於自用奉錢乞依社稷出王家穀以共禋祀此蓋有司崇奉不虔旋踵廢格也孔龢碑中吳雄奏章則云奏雒陽宮此亦奏牘乃云上

尚書者郡國異於朝廷不敢直達帝所因尚書以聞也樊毅復華下民租奏其式與此同碑以倉爲蒼經爲雚汁爲叶協郎怖字挈郎挈字譽古響字隸釋

飲酒畔宮者泮宮之異文也益州太守高朕修周公禮殿記亦作畔宮金石文字記

後漢書張衡傳曰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後學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大略以爲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者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

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此皆欺
世罔俗以昧勢位情僞較然衡眞儒者能昌言以闢
之乃史晨碑中引用讖緯荒誕之語以贊述孔子傳
會其文可見桓靈時其學猶傳習不衰碑云臣晨者
魯相史晨長史臣謙其姓莫聞其云自以奉錢即俸
錢也又云褒成世享之封後漢書孔昱傳七世祖霸
成帝時歷九卿封褒成侯臣賢按孔霸字次儒即安
國系也習尚書宣帝時爲大中大夫授太子經遷詹
事高密相元帝即位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
薨謚曰烈君今范書及謝承書皆云成帝又言封侯

皆誤也予按桓帝永興中魯相乙瑛請置孔子廟百石卒史碑云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則東漢時本是褒成侯魯劉昭以范謝二書封侯皆誤者其說非是又云孝經援神挈挈去計切音契絕也契券或借用前漢書溝洫志內史稻田挈重其議減注挈收田租之約也又祠孔子以太牢上從穴又云百辟卿士士字竟作土寫禮器碑四方士仁華山亭碑卿士百辟周憬銘濟濟吉士皆作土又云寖息耿耿寖下從侵又云以供煙祀煙音因孔穎達尚書禋于六宗正義曰國語云精意以享禋也釋詁云禋祭也孫炎

曰禋潔敬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鄭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燎柴之上故以禋爲此解耳而洛誥云秬鬯二卣曰明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王賓殺禋咸格經傳之文此類多矣非燔柴祭之也知禋是精誠潔敬之名耳據孔氏之疏惟鄭康成有禋之言煙周人尚臭之說若非柴燎以上之祭則不可以煙氣臭聞盡通禋字之義也賈公彥周禮大宗伯釋曰按尚書洛誥予以秬鬯二卣明禋注云禋芬芳之祭

又按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義並與煙得相叶也但宗廟用煙則郊特牲云臭陽達于牆屋是也天神用煙則此文是也鄭于禋祀之下正取義于煙故言禋之言煙也云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此禮祀郊特牲之文也彼云殷人尚聲周人尚臭者取煙氣之臭聞于天引之者正煙氣也據賈氏之疏康成取義于煙與禋並得相叶祭宗廟祭上帝皆有升煙報陽之意與孔疏各見異同今觀此碑竟書以供煙祀及樊毅修西岳廟紀書與柴燎煙魏曹丕受禪碑亦竟書煙于六宗則知漢魏間學者以煙氣臭聞解

禮者猶多博稽旁採吾于鄭氏之說尤覺信而有徵矣又云庶政欽稱報字從欠又云端門見徵端門在聖廟東南汁光之精金雄琳鄭汁作叶黃玉韻應古響字嚴發殘碑桓韻佐陳章金石遺文錄

金石錄云魯相晨有兩碑皆在孔子廟中其一云臣蒙恩受符守者即此碑也其一云相河南史君諱晨者即後碑也集古錄作史晨孔子廟碑天下碑錄作魯相晨等奏出王家穀祠孔子廟碑隸辨

東京隸墨其流傳於今者乙瑛韓敕史晨晨最爲完善乙瑛碑祗敘奏而附以贊是碑祗敘奏而附以銘蓋

法史記三王世家爲髯翁表忠觀碑所祖但是碑銘詞以諧然崇爲韻吾甚訝之古韻有不可强通者如此等其一也鮚埼亭集

右漢魯相史晨孔子廟碑內缺一二字自隸釋所錄已然闕里志餘下作胙字益因晨後碑有餘胙賦賜何也山東通志流上作周字闕里志又改周流爲轍環通志遂削去餘胙句皆妄不足據銘云昔在仲尼汁光之精又云承敝遭衰黑不代倉者以孔子爲黑帝汁光紀之精而不得代周有天下也汁即叶字又云獲麟趣作端門見徵血書著紀黃玉韻應者公羊傳

何休註云獲麟之后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子沒周姬亡彗星出秦政起口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當時蓋有此說皆緯書所載漢人一時傳習往往見諸文字如禮器卒史諸碑言多相近至以孔子作春秋謂爲漢制則尤傅會可笑矣　碑式云文十七行行卅六字顧氏隸辨云卅五字蓋行末各損壞一字顧氏但據今拓本故云卅五字也［金石存］

假借之字洪所未著者以稷爲稷以土爲士以歆爲報以畔爲泮其云汁光之精者緯書黑帝汁光紀也

方言協汁也自關而東曰協關西曰汁其云黑不代倉者與班孟堅非是對仁不代母句法順逆不同此蓋謂周以木德王東方木爲蒼色而孔子黑帝之精不得以水代木其義則與仁不代母同耳兩漢金石記

右碑前載史晨奏詞後爲韻語贊孔子之聖也晨既奏言于朝以其副上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漢世郡國奏事之例蓋如此猶今時題本之有副又有揭帖也考是時太傅則南郡華容胡廣伯始太尉則沛國甾人襲定卿司徒則東萊牟平劉寵祖榮司空則潁川郾許栩季闕大司農卿則不知其人矣潛研

堂金石文跋尾

碑載漢郡國奏事之式其首言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洪氏隸釋云上尚書者郡國異於朝廷不敢直達帝所因尚書以聞也案無極山碑載太常臣耽丞敏頓首上尚書後載尚書令忠奏雒陽宮是臣耽位太常亦同郡國矣漢制羣臣奏事多詣尚書上聞亦不盡限以內外之制獨斷所謂文多用編兩行文少以五行詣尚書通者也授堂金石跋

此碑下一層字傚置跌眼鄉來拓本難于句讀自乾

隆己酉冬何夢華將趺眼有字處鑿開從此全文復顯山左金石志

碑云百辟卿士以土為士按韓敕碑四方土仁侯成碑遐邇士仁華山亭碑卿士百辟周憬功勳銘濟濟吉士楊君石門頌庶士悅離土皆作士然漢碑中土字往往右旁加點止以別於士字也碑又引尚書考靈耀曰卯生倉際觸期稽度為赤制按水經注引春秋演孔圖云烏化為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銜書上化為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為赤制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後云黃玉韻應亦本此小廛隨筆

按此碑最完善可讀然從前拓本每行止三十五
字後碑亦然蓋因最下一格昭近碑趺難于書墨
故金石圖所摹兩碑三十五字之下即界橫格也
末云增異輒上按通鑑漢靈帝徵董卓爲少府卓
上書言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胡三省注引李賢
曰如其更增異志當復聞上又引隸釋此碑及光
和二年樊毅復華下民租口算奏後增異復上之
文爲證此蓋當時奏文結束之常語猶言續今事
有增於此者與於此者將復上也銘云承敝遭衰
黑不代倉者孝經鉤命決云邱爲制法之主黑綠

不代舊黃碑恭用其語銘又云鉤河擿雒御撰本然考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河圖稽耀鉤及河圖眞紀鉤文選注引又有河圖考鉤易通卦驗開元占經並引雒書摘亡辟文選注初學記類聚御覽皆作摘亡辟則鉤河摘雒四字其卽用二書之名乎全氏祖望以銘詞談然崇叶韻爲疑祀觀此銘上文皆用陽庚青諸韻中閒忽叶千字至此又用然字實不可曉至談字則急就章屈宗談已與上文尹李桑下文崔孝讓相叶不足疑也

史晨饗孔廟後碑

此文即刻於前碑之陰高廣尺寸並同十四行行三十六字後刻唐人題記四行正書

相河南史君諱晨字伯時從越騎校尉拜
建寧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令
日拜謁孔子望見闕觀式路虔跽既至升
堂屏氣拜手祗肅屑僾髣髴若在依依舊
宅神之所安春秋復禮稽度廟諱靈而無公
出享獻之薦欽因春饗導物嘉會述脩璧
廱社稷品制即上尚書參以符驗乃敢承
祀餘胙賦賜刊石勒銘并列本奏大漢延
期彌歷億萬

時長史廬江舒李譙敬讓五官掾魯孔暢
功曹史孔淮戶曹掾薛東門榮史文陽馬
琮守廟百石孔讚副掾孔綱故尚書孔立
元世河東大守孔彪元上處士孔褒文禮
皆會廟堂國縣員冗吏無大小空府竭寺
咸俾來觀并畔官文學先生執事諸弟子
合九百七人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
諧蕩邪反正奉爵稱壽相樂終日於穆肅
廱上下蒙福長享利貞與天無極
史君饗後部史仇誧縣吏劉耽等補完里

中道之周左廧垣壞決作屋塗色脩通大
溝西流里外南注城池恐縣吏斂民侵擾
百姓自以城池道濡麦給令還所斂民錢
材
史君念孔瀆顔母井去市遼遠百姓酤買
不能得香酒美肉於昌平亭下立會市因
彼左右咸所願樂
又勑瀆井復民餝治桐車馬於瀆上東行
道表南北各種一行梓
假夫子冢顔母开舍及魯公冢守吏凡四

人月與佐除

大周而稔二乘二(丙)廿三(乙)金臺觀主馬元貞弟子楊

景鸞郭希元奉　　勅於東岳作功德便謁

孔夫子之廟題石記之內品官楊君尚歐陽智琮　宣

德郎行兖州都督府倉曹參軍事李叔度

前碑載奏請之章此碑敘饗禮之盛其補牆垣治瀆

井種梓守冢皆在饗廟之後字畫亦大小不等葢史

君孔林中事不一書也碑以文陽爲汝陽潁爲[illegible]慶郎爲字允郎允字廧郎牆字瓊郎墺字肉郎肉字　隸釋

余所收二碑在漢碑中頗爲完好前碑止缺十一字

後碑止缺一字按都元敬與楊用修所錄前碑缺二字而後碑乃缺三字且前碑上尚書後有時副言大傅大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等二十字而都楊本俱無之後碑又較二公多一望見闕觀觀字一享獻之薦薦字豈都公所收偶是缺壞本楊公又從都公書中鈔錄不及以碑證耶石墨鐫華

孔子時無闕里之名闕里首僅見漢書梅福傳東漢後方盛稱之蓋緣魯恭王徙魯於孔子所居之里造宮室有雙闕焉人因名孔子居曰闕里或曰有徵乎余曰一徵于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卽

靈光之南闕一徵於史晨饗孔廟後碑以今日拜孔子望見闕觀式路虔跽至既升堂爾時闕尚存可得其名里之由閻若璩四書釋地

碑所云春饗晨以建寧元年四月到官則斯石亦當在二年之春也故今人皆謂之後碑自敘到官至與天無極備述史晨饗廟而并紀其會祀之人史君饗後至給令還所斂民錢財則書部史仇誧縣吏劉耽等自以道濡麥募力脩道築牆作屋通漭之功史君念孔瀆顏母井至咸所願樂則又書史晨立昌平亭會市後又書晨勑瀆井復民餝治桐車馬道表植梓

又書假夫子冢顏母井舍魯公冢守吏四人並一時
當官尊聖之美積當是孔氏宗黨所立故稱之曰君
也隸釋于今日拜字下闕一字予觀碑字猶存言傍
當是拜謁孔子碑云祗肅屑僾屑先結切先入聲漢
武紀用事八神屑肰如有聞注屑與屑同僾音愛禮
祭義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陸氏曰微見
也此卽髣髴若在之意以壁雝爲辟雍與史晨前碑
同百石孔讚乃百石卒史也自桓帝永興元年魯相
乙瑛請置守廟百石卒史至是已十六年處士孔褒
文禮宙之子融之兄也褒字文禮融字文舉卽藏匿

張儉與融爭死者立碑之歲距其父宙之死方七年則褒年尚少便得列名于尚書太守之後其名稱必已表著矣又云城池道濡濡卽壖字還所斂民錢林隷釋材字作林於文義不能通予細觀碑刻林字如此寫乃材字材與財通也又云勑瀆井復民者復民之雜役專畜其力于瀆井以備開浸桐車馬者以桐木爲車馬史記孝武紀作木偶馬韓延壽傳曰賣車馬是也碑後有武后大周天秡二年馬元貞等題名秡卽授亦作𥡴見契苾明碑㊄卽月亦作匝𡆠卽初皆金輪所製也又云孔瀆關里志曰其址不可考想

相去顔母井不遠顔母井闕里志曰在顔母山中遺址猶存春祭尼山之日遣族人祭其井昌平亭闕里志曰以昌平山得名故址在昌平山下今廢金石遺文錄
史晨後碑又勑瀆井復民按玉篇敕今作勑易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釋文云勑恥力反此俗字也字林作敕又釋文條例云來旁作力俗以爲約勑字說文以爲勞俫之字如此之字改便驚俗止不可不知爾六經正誤云此陸氏謂經文旣用此字不敢改也然陸氏但知從來從力爲勞勑字而不知約勑之勑本不從來蓋勞勑字從往來之來音力代反約勑字從

來從力音敕來從兩人音棘往來之來從兩人音萊來隸變爲朿又音刺重兩朿爲棗竝兩朿爲棘自漢以來誤以朿爲來故東方朔謂兩來爲棗其舛久矣敕字雖見史記亦是從朿非從約束之束也從攴者力之變也勑出於勑勑非俗字也愚謂正誤之說非也諸字書既無勑字并無來字兩來爲棗者隸譌朿爲來而乃謂變朿爲來棗從重朿見於說文非從來也朿本作朿有似於來故致譌爾誠敕之敕說文從攴從朿擊馬之敕乃從朿本是兩字後人譌敕爲敕又譌朿爲來轉轉相譌遂以勞勑之勑爲敕而乃謂

敕出于勑從攴者力之變尤爲荒謬又以敕字非從約束之束蓋未考說文敕與敇爲兩字也敇之爲勑譌於後漢說見後華山廟碑下易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書臯陶謨勑我五典五惇哉益稷勑天之命康誥惟民其勑懋和多士勑殷命終于帝詩楚茨既匡既勑敕皆作勑者從石經之文也正誤謾爲無稽之說以攻釋文不足依據隸辨

金石錄載二碑之外又有謁孔子冢文則史晨有三碑矣而又云魯相晨有兩碑何也且又稱其他文字雖完皆不可次第故其碑目將二碑前後易置金石

史亦因之葢因前碑之首云建寧二年後碑之首云建寧元年而誤也按史晨祀孔子在二年而到官則在元年後碑乃追敘其到官之期并檃括前碑之旨而備言之　前碑飲酒畔宮隸辨云周公禮殿記開建畔宮任伯嗣碑脩序畔校皆以畔爲泮乾川所挺按八卦坤從巛釋文云坤本亦作巛葢卽以巛而縱之耳孔和碑則象乾川魏孔羨碑崇配乾川與此略同衡方碑威肅剝川堯廟碑乾川見徵則又小異孝經援神挈絜釋云卽契字詩邶風死生契闊釋文云契亦作挈爾雅釋天霓爲挈貳釋文云挈或作契則

契挈二字古通用汁光之精字原云即㬌帝叶光紀
也禮記月令迎冬者祭㬌帝叶光紀釋文云叶本又
作汁樊敏碑歲在汁洽又以協爲汁史記歷書作洽
天官書作叶洽則協叶汁三字古亦通用後碑無公
出享獻之薦隸釋云蔍即薦字韓勑後碑蔍席十里
靈臺碑先蔍毛血張公神碑歲聿再蔍費鳳碑上書
而蔍君皆以蔍爲薦不能得香酒美肉隸釋云肉即
肉字越絕書陳音對越王斷竹續竹飛土逐宍宍正
同肉顏母开舍集韻丌亦作开說文云薦物之丌象
形讀若箕今以开爲井葢從井小變縮其兩直之首

耳虛舟題跋

韓敕二碑陰孔氏苗裔二十餘人以是碑合之惟故尚書翊河東太守彪已見韓碑處士褒則其父郎中宙見韓碑此外尚有五官掾暢功曹史准守廟百石讚副掾綱而乙瑛碑亦有守文學掾龢史憲戶曹史覽皆屬闕里世系所當采者爰牽連及之鮚埼亭集

前碑畔官以饗飲之地言故字从宮此碑畔官以文學之職言故字从官漢書諸經列於學官亦以黌序之地言之溧水又有校官碑亦言學校之官隸釋後碑亦作畔宮者訛也又末一行顏母开舍开字上二

畫不伸出與前文頗拜并字不同或以爲并字之別體則隸勢之變不可知耳　前碑東向而碑陰乃西向故孫退谷庚子銷夏記誤以後碑爲前碑也（退谷又誤以戊子爲戊戌時）予嘗得百年前拓本皆前後二碑每行三十五字耳乾隆下一字不得也乾隆丁酉曲阜孔誧孟戶部請假歸于闕其命工洗濯諸碑而精拓之則每行下一字皆入趺眼者寸許是以從來拓者莫能措手戶部命工人多力者舉而起之於是戊戌寄來之精拓新本皆每行三十六字計前碑凡多出十字後碑凡多出五字然今世所行僞翻本之緜帖內有

雅歌吹笙至與天無極四十字目爲蔡邕書其考字下確有六字絳帖是就淳化閣帖重摹豈得摹入是碑哉此必是明朝人所爲耳而其時是碑下一字尚有拓本可知矣又按是碑豐字爲豊克字有點與華山廟暨夏承碑同予嘗於華山碑跋詳論之然於是碑亦究未敢定其書人也　王虛舟謂金石錄有魯相晨謁孔子冢文云建寧元年三月十八日丙申又云其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自丙申至於戊子相去五十二日三月十八日爲丙申四月十一日不得爲戊子此閒宜有閏月而後漢靈帝紀二月後不書三

乃但書閏月以此碑證之知閏月之當爲三月且爲
月小盡無疑也方綱按此在通鑑目錄何以盧弗
之考歟今以通鑑目錄合之是碑列是年二月至五
月月朔於此

漢靈帝建寧元年戊申

据通鑑目錄二月己酉朔 是月大盡

据史晨碑三月己卯朔十八日丙申 是月小盡

据通鑑目錄閏三月戊申朔 是月大盡

据史晨碑四月戊寅朔十一日戊子 是月小盡

据通鑑目錄五月丁未朔

漢書禮樂志桐生茂豫師古讀桐爲通言草木皆通達而生此碑云桐車馬于瀆上亦以桐爲通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稱守廟百石孔讚案闕里文獻考云二十代完襲封褒亭侯早卒無子以弟讚之子美紹封讚字元貲守廟百石卒史與此合文獻通考又以孔綱孔淮爲二十代孫又云河南尹晨字伯時亦爲二十代孫今碑稱史君諱晨字伯時豈誤以史晨爲孔氏耶山左金石志

前祠孔廟奏銘飲酒畔宮此碑宮又作官顯豎非說

案官與館通漢書王尊事師郡文學官注以郡文學之官舍如博士官然則畔官卽文學館耳故文學先生歲在其中今刻隸釋作畔宮當未審也授堂金石跋

碑言孔瀆顏母井按瀆當爲竇隸書假借今尼山下有石竇俗稱夫子洞是也東爲顏母山山前有顏母莊俗呼母莊古井在焉其西有魯顏莊俗謂魯源禮器碑謂顏氏聖舅居魯親里卽此也碑言於昌平亭下立會市今昌平山在尼山之南中有沂水界之然則昌平亭當在水南矣吾友武君虛谷謂畔官洪氏誤釋作畔宮復按前碑云飲酒畔宮此碑亦當爲官

碑作官者隸體宮字多書作官北海相景君碑陰營陵並作營陵是也桂馥跋

孝廉柳敏碑

碑高六尺一寸廣三尺十四行行二十六字

故孝廉柳君諱敏字愚卿其先蓋五行星仰卅八舍柳宿之精也放象爲申縣設爲道□商家而禪□□□而王或閒生柳惠國六夫而深俗稱焉君父以孝廉除郎中□部府丞君追祖繼體歷職五官功曹守宕渠令本初元年太守蜀郡□君復察舉

君口命先丰君清節儉約屬風子孫固窮
守而不口口堂典文麗墓典碑識建寧元
丰縣長同歲犍為屬國趙臺公憤然念素
帛之義其二丰十月甲子為君立碑傳于
萬基曰勒欵之厥辭曰
惟斯柳君天賴懿口襲祖口風行典遺闕
授政股肱諫爭匡弼竊威外困屬城震栗
宰守擬煩垂名所立表貢王庭望極爵位
可辜穹蒼官寵不遂予惟三六庶昔延李
建立斯碑傳于萬世子孫繁昌永不淳滅

嗚呼哀哉嗚呼哀哉辭曰

山陵廟諱室□斯邦兮先人骨質尚約清兮

文飭不雕隩霧感兮季子信舊帶樹松兮

僑佁追歿㵝□揚兮亡而像存樂嘉靈兮

宗子于集咨其嗚兮四時烝嘗不廢亢兮

右孝廉柳君碑今在蜀中柳君名敏歷五官功曹宕渠令碑以孝廉稱之重其行也其父亦因孝廉除郎中碑字雖有漫滅考其文意蓋柳君以本初元年再爲郡守所舉不幸而死後二十三年縣令趙臺念其墓無碑識故爲立石時靈帝建寧二年也碑云敏之

旡乃二十八舍栖宿之精頗類張姓蓮天之說不與孰甚焉碑以星仲爲星巾萬基爲萬碁 淳郎漫字瓦郎荒字 隸釋

右漢孝廉栁敏碑漢隸字原云在忠州忠州今屬四川重慶府道路邃遠自宋時洪趙二家而外他人皆未見著錄近時不知何人始數致搨本江南藏碑者皆有之予審視再四疑後人用舊文刊刻不及細檢致多脫誤其可訾者數端隸釋錄此文固窮守句下存一不字不下注闕三字今此碑不下止闕二字以上下文義讀之自淸節儉約厲風子孫固窮守陋以及堂無文麗墓無碑識皆以四字成句東漢文體自

是如此不應此句獨減一字也碑云因勒歎之隸釋作因勒銘歎之此句若無銘字成何文理漢碑雖多艱深古奥之辭然必不至此銘云天鱝鯁口字書無鱝字隸釋字原皆作天憤字原注云義作賁奮威外困二書皆作梱字原上平咍韻㥲字引此碑嗚呼㥲哉今碑亦但作哀凡文字刊版者類不如石刻之眞故前人往往以碑本正書冊之訛然如此碑前二字脫落顯然後數字雖未知孰爲是非但洪婁二公皆精于考訂一字之異必證據確切詎有外梱作外困獨眞而不論之理至若鱝不作憤哀不作㥲婁氏字

原文何從摹其隸體編入韻中乎予書此疑久而未決適錢塘黃松石過予因論漢碑出此相質彼言審視隸法亦無漢人淳古之氣斷爲僞作無疑予遂欲屏去不錄旣以此碑眞迹遠在蜀地實爲難得獲此本者鮮不珍之未必有細加推勘如此者因納之錄中而詳載其說于後金石存

碑文云二年十月甲子考金鄉長侯成碑建寧二年四月二日癸酉順數至十月不應有甲子當在九月十一月之下旬校定隸釋存疑

按此碑字體庸俗初無古意金石存以隸釋原文

勘對辨其誤者數處知爲後人僞作昶諦審全碑
而知其誤不止此也原文云蓋五行星仲廿八舍
故洪氏謂碑以星仲爲星中今刻仲廿八三字爲
仰世人不可通矣銘辭何辜穹蒼爲可辜庶昔延
季爲延季建竪斯碑爲建立西祀烝嘗爲四時今
刻皆誤其爲淺人重書勒石無可疑者又銘後哀
哉之下繼以辭曰蓋用楚辭亂曰之體與北海相
景君碑同例此刻作辭傳刻之誤今本隸釋亦譌
爲辭則後人又據碑文校改也昶恐後人爲其所
惑反以隸釋爲誤故依碑文錄之而申論其僞如

此

淳于長夏承碑

碑高八尺一寸廣三尺九寸十三行行三十字後刻唐曜記四行正書石今在永年縣紫山書院

君諱承字仲兖東萊府君之孫大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將弟也累葉牧守印紱典據十有餘人皆德任其位名豊其爵是故寵祿傳于歷世策薰著于王室君鍾其美受性淑𩐋含和履仁治詩尚書兼覽群藝靡不尋暢州郡更請屈己匡君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上計掾守令冀州從事所在

執憲彈綱糾枉忠謇清肅進退以禮允道
篤愛先人没已東讓有終察孝不行大傅
胡公歆其德美旌招俯就羔羊在公四府
歸高除淳于長到官正席流恩褒善糾姦
示惡旬月化行風俗改易輶軒六轡飛躍
臨津不日則月皓天不弔殲此良人年五
十有六建寧三年六月癸巳淹疾卒官嗚
呼痛哉臣隸辟踊悲動左右百姓號咷若
喪考妣咳孤憤泣忉怛傷摧勒銘金石惟
以告哀思辭曰

於穆皇祖天挺應期佐時理物紹縱先軌
積德勤紹䋣于孫子君之羣遜並時繁祉
明明君德令問不已高山景行慕前賢列
庶同如蘭意顯未止中遭冤戾不終其紀
夙世實祉早喪懿寶抱器幽潛永歸蒿里
痛矣如之行路感動黨魂有靈垂後不朽

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書

右蔡邕書淳于長夏承碑在廣平府承不知何許人其仕與卒皆無當於廣平碑所自來莫可考竟永樂七年修歲久踣仆成化己亥前守秦公民悅復建愛

古軒以覆之碑首有穿疑所以受綍懸棺而八分字
畫奇古信爲漢物無疑迨今幾七十年海內賞鑑□
□□矣嘉靖癸卯築城之後爲工匠所毀越二年□
來守郡索諸瓦礫閒不獲乃取模本臨石置亭中予
觀歐陽子集古錄至千卷自□爲多□碑錄所未載
□其時已云漢隸難得況後此五百年復見古人未
及見之完碑乃不幸而淪毀豈不可深惜耶今臨刻
遒勁不失漢風骨足作佳觀宅時興修者他山之石
何限豈□茲□也哉嘉靖乙巳五月唐曜記

右漢淳于長夏承碑在今洺州元祐閒因治河堤得

于土壤中糸家所藏漢碑二百餘卷獨此碑最完金石錄

右漢北海淳于長夏君碑篆額此碑字體頗奇怪唐人蓋所祖述漢字有八分有隸其學中絕不可分別梁庾元威作書論載隸有十餘種曰芝英隸花草隸懸信隸鍾鼎隸龍虎隸鳳魚隸麒麟隸仙人隸科斗隸雲隸蟲隸龜隸鸞隸此碑蓋其間之一體郭仲奇碑云有山甫之縱又云徽縱顯𡚁魯峻碑云比縱豹產趙圉令碑云美其縱高外黃碑云莫與比縱此碑云紹縱先軌皆以縱爲蹤字讀者乃爲蹤蹟之蹤非也

据此數碑則漢人固多借用顏氏之注殆未然也碑以薰爲勳淹爲奄咳爲孩慼爲戚黨爲儻帶卽策字遝卽退字戀卽彎字隸釋

蔡邕書夏承碑如夏金鑄鼎形模怪譎雖蛇神牛鬼厖雜百出而衣冠禮樂已胚胎乎其中所謂氣陵百代筆陣堂堂者乎碑在今廣平府學王惲秋澗集

予承乏廣平見府治後堂有碑仆地閱之乃漢北海淳于長夏承碑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所書八分體按古者天子諸侯士葬必斲木樹豐碑鑿孔貫繩繂以懸棺而下壙秦漢以下始易石臣子因書君父之功于其上今碑額有孔政古制也但碑之下截凡一百

一十字年久蘚蝕係後人撲刻覽者當自擇之秦氏

年志

碑後刻尚書蔡邕伯喈及永樂七年等字乃庸妄人所加楊文貞公集中亦有此跋謂近歲廣平府民因治河得此𥘉廣平古洺地也所謂近歲恐即永樂七年予向官京師時廣平通判山西宋孟清爲予言府學復有一碑字與此類予益疑焉江陰徐子擴好奇士也嘗得舊刻雙鉤其字近以惠予與此絕異此云勤紹舊刻作勤約且其間字之闕者四十有五而此獨完好則其僞不俟乎言　楊公跋又謂中書舍人

陳登以碑爲蔡伯喈書葢不考王氏文集之故後公撰登墓志言永樂閒以篆書名者登之外有吳中滕用亨及四明王尹實觀此亦可以知其師矣金薤琳琅

碑稱夏君於建寧三年六月卒官而是時伯喈繇橋司徒府出長河平人爲郎中又其隸法時時有篆籀筆與鍾梁諸公小異而骨氣洞達精彩飛動疑非中郎不能也但蔡集不載而他書亦無可考姑闕以俟知者弇州山人四部稿

碑文云淹疾卒官臣隸辟踊百姓號咷知此碑是淳于治民所立後漢郡國志淳于北海國屬邑第六漢

北海國今山東濟南迤西地與廣平接壤疑宋時治
河得碑處卽淳于故治不得謂承之仕與卒無當于
廣平也碑云策薰著于王室以薰作勳從熏書薰省
文也皓天不弔魏修孔子廟碑太皓遊龍以若世虞
氏儀鳳以臨民皆以皓作昊堯廟碑恩如浩蒼則以
浩作昊劉熙釋名夏曰昊天其氣布散皓皓也承以
六月卒官其用皓字更宜咳孤憒泣以咳作孩說文
咳古文從子作孩張爾公以孩非古文咳觀此讀書
通引扁鵲傳注咳與孩同之說是也君之羣感以慼
作戚譙敏碑寮朋親慼與此同嶽魂有靈以黨作儻

漢書伍被傳黨可以徼幸讀作儻碑又云中曹冤友
玩碑字上作一畫第二畫從右轉筆而左起不平葢
夭字也音黝博雅不盡天年之謂夭韓文公韋夫人
墓銘歸逢其艮夫夫婦婦獨不以年而卒以夭又歐
陽文忠蔡君山銘退之有言死孰謂夭子墓予銘其
傳不朽皆筋文別作友碑所書是也韓歐用字皆合
古義而都太僕錄作冤友何其陋也金石遺文錄
歸汝帖以爲蔡邕書後遂仍襲弗疑今重刻者直書
于碑末云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書中郎之蹟傳于今
者惟石經遺字爲有據而與此碑字體不類不足信

也隸
書

夏承碑字原云在洺州州衙洺州今北直廣平府也

王秋澗則云在今廣平府學今其石已亡不可得而

考矣成化已亥秦民悅跋云碑之下截係後人模刻

則成化間元碑下半已重刻矣至嘉靖二十四年知

府唐曜重刻于漳川書院跋云碑因取石築城爲工

所毀元碑于是全亡今世所行皆漳川本也較之元

碑不惟筆法全失并字畫之譌者三十有七至以勤

約作勤紹則又譌之最甚者矣元搨余曾見兩本一

則何屺瞻太史一則楊景西明府楊本闕字正與秦

跋合則猶是下半未補刻以前本比余至淮陰而楊本已爲吾友畢既明鉤得然終以斷闕不全爲恨及遊二泉臨江刺史胡君玉笥亦有鉤本而一百十字巍然竟完于是發意精摸一本碑首舊有漢北海淳于長夏承碑九字篆額今本無之而何楊兩元本亦未搨得故余所臨竟亦闕如也虛舟題跋原

銘辭始終一韻期列寶朽四字皆可與紙韻相通惟動字不可强叶即毛初晴三聲兩界之說亦不可通不知古人當作何讀法也金石存

碑在永年縣城內漳川書院二門外此碑凡有三本

金石錄云因治河隄得于土壤中者此一本也金薤
琳瑯云江陰徐公摘嘗得舊刻雙鉤其字以惠予與
此絕異者按此卽成化閒郡守秦民悅跋所言下截
爲後人模刻者此又一本也嘉靖閒郡守唐曜取墓
本臨石置亭中此又一本也碑之存貯亦是三處府
治也府學也滹川書院也漢隸字源云在洺州州衙
秦民悅見府治後堂行甬仆地者應卽此碑矣而元
王文定公惲秋澗集以爲蔡中郎書且云在廣平府
學然則成化時何得尚在府治竊謂元祐時並無人
指爲蔡中郎書而民悅跋中乃仍文定臆度之語與

今本碑末直書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書者無異似乎民悅所見已非原碑矣唐騑重刻跋云置亭中其時漳川書院已建而跋云亭中似亭即民悅愛石軒之舊趾又何人移入漳川書院乎至于古今搨本不同不獨書法好醜異也其款式字蹟之別亦有三端勘約勤約字之不同一也舊有碑額云漢北海淳于長夏承碑九篆字今本碑額只夏承碑三篆字而銘詞下刻一方圈內作楷書淳于長夏承碑六字標題之不同又其一也舊本十四行每行二十七字今本十三行每行三十字行數之不同又其一也隸釋碑圖云圭首之

上有暈二重自右周于左後有一重篆額三行黑字其文十四行行二十七字然則嘉靖本
因非成化本而成化本亦非元祐本矣嘉靖二十三
年碑爲築城工役所毀他時修城者斷石殘刻猶或
遇之未可知耳又按北海者郡名也淳于者郡之縣
也長者縣之官也春秋桓公五年冬州公如曹左傳
作淳于公如曹杜注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
史記正義曰注水經云淳于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
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漢書地理志淳
于屬青州北海郡酈氏注云淳于公國之所都今考
淳于故城在青州府安邱縣東北三十里而是碑乃

出廣平事有不可解者百官公卿表序云縣令長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夏承官終淳于長碑文甚明今之新縣志乃云夏承碑淳于長爲人姓名此乃前漢佞倖傳之名也訛謬甚矣乾隆三十二年永年縣修城急覓此碑而竟不可得閶城一面有不必拆者皆正在此一面內耶汪師韓門[illegible]學漢人于碑碣中世系多不塡諱先儒已有非之者是碑于東萊府君不名獨太尉掾得列名而右中郎將又不名不知其何說也其謬不待詰而著矣是碑在趙德甫時 元好又四百年明人重刻之盡失其本色

予家有豐學士藁卷樓舊搨可寶也結埼亭集

乾隆甲午秋桐城姚夢穀郎中以雙鉤本見示中闕三十字即梁瑤峯尚書所從雙鉤雕木之本尚書自跋云是山陽吳山夫處文從金壇王虛舟給事摹得者至今戊戌夏又從張嘯谿吏部齋中得虛舟雙鉤本則此三十字具全虛舟自跋謂所見元搨則何屺瞻楊景西二本所見雙鉤則朱旣明胡玉笥二本詳翫虛舟之跋朱旣明鉤本即楊景西本云闕字正與秦跋合是下半未補刻以前本也胡玉笥鉤本與何屺瞻本則虛舟亦未言其同異而其下云一百十字

歸然竟完以此皮之壹似畢既明本爲闕一百十字者矣然吳山夫金石文存云夏承碑予得雙鉤本于海鹽畢既明後有豊道生跋並從宋搨影摹者中闕三十字蓋猶在一百十字未闕之前者今梁尚書本實闕三十字其爲畢既明本無疑而何以王虛舟謂闕一百十字豈虛舟之誤歟辛丑春吳門陸謹庭孝廉恭以其所藏宋搨本來睞中闕化行以下三十字後有豊人翁楊景西二跋有景西及畢既明印其爲山夫所見雙鉤本之所自出無疑顧山夫未見此拓本耳景西卽楊繩祖字則虛舟所見亦卽此本然虛

舟所雙鉤之一本則又別假自臨江刺史胡玉笥之
雙鉤本是以較多三十字耳虛舟鉤本遠遜山夫然
今見宋拓本始知其筆筆變化左右向背陽開陰閉
之妙則山夫虛舟雙鉤二本皆全未夢見矣碑圖及
額詳具隸續而虛舟誤作夏承碑不知漢人碑額無
稱名者虛舟蓋未之考也兩漢金石記
碑云策薰著于王室薰卽勳字考易艮九三厲薰心
荀爽本薰作動蓋勳之譌孟子太王事獯鬻說苑太
王有聖人之恩故事勳育史記周本紀作勳育此薰
勳相通之證也沇州本因沇水得名今尚書沇州之

沇作兗與沇沇水異文而說文無兗字篆書家不知兗字所从雖以下筆予謂从允从水者或用立水如江河之類或用横水如益蘱之類沇本立水或用横水作兖而隷變爲兗爾此碑與曹全碑俱作兖亦二之變文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又承碑余据趙氏金石錄洪氏隷釋婁氏漢隷字源及廣平志唐蹕重刻碑後記斷爲自元祐間至嘉靖乙巳四百餘年只原刻一碑重刻一碑兩石耳而兩石安置之處只一廣平府治耳至于碑在府學之說乃見于元王惲秋澗集按此碑出土于元祐復樹于

成化前後並在府治秋澗介乎其間乃云在府學此
必其集偶譌一學字耳明正德間都穆著金薤琳瑯
而秦民悅之復樹在其前不及四十年唐曜之重刻
在其後不及三十年亦前後並在府治唐曜刻金石文字記今在涇川書院都穆介乎其間乃因秋澗集府學二字之云
而問于曾任廣平之通判宜其順口皆以府學有之
實則莫須有之言耳又按此碑初出土時完好如故
久之剝落四十五字又久之剜刻下截百有一十字
又久之并將勤約字剜譌爲勤貂此原石前後搨本
不同之故其本皆十四行行廿七字唐曜重刻則取

原碑已譌勤給之搨本勒石全文不闕而改爲十三行行三十字此兩石之可考者耳後人未至其地未經目驗又不詳考諸家著錄徒以府學二字之譌遂有府學一碑與譌勤給者字相類之說又有初翻本亦作勤約之說是原石未毀之前已先有兩覆本加以唐雕重刻共有四石宜其紛紛聚訟無所折衷也夫府學非僻地也秦唐兩郡守後先圖存漢碑又大彰明較著者也乃不知府治之外復有一碑志廣平者境內金石皆將求索無遺而近在府學有漢碑磨石獨遺之斯皆未爲近理必不然矣此本的眞原石

舊搨下截初剜約字未謁去都穆所得雙鉤本當不至懸隔余限以每行廿七字驗之皆有接續其所謂闕四十五字在下截者猶可數其殘損字數原石修於永樂七年即定是本爲其時所搨雖不中不遠矣抑余于是碑更有說焉昔人謂此碑爲蔡中郎書猶在然疑之間余以爲非中郎不能作中郎有九勢八字訣惟此碑無訣不具無勢不備當以此爲漢世諸碑字之冠中郎書超絕一代夌轢千古其九勢云惟筆軟則奇怪生焉然則中郎所謂佳書者在於奇怪也論者不明書道輒以此書奇怪而欲降格位置之

亦異乎吾所聞也程瑤田通藝錄

碑云兼覽群藝其字从幸宋王元賓碑口心藝術張表碑雅藝攸載孔龢碑經通一埶皆从坴丁魴史晨張壽陳球張遷景君堯廟諸碑省坴爲圭未有从幸者疑此碑亞刻譌謬與刹紹二字同也說文埶丮木不生也埶當爲埶不生當爲才生木部槸或从埶火部爇从埶徐鉉謂說文無埶字當从火从熱省聲蓋不知埶譌作埶反致疑于从埶之字是戴假聲而攻武安矣說文才字多譌爲不當才耕田也譌爲不耕[illegible]才生也誤爲不生埶从坴埶種也故訓才生既譌

矣何爲不生乎同此碑卒進及之佳發歟

列子林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死必劀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洪容齋曰劀音寡此碑垂後不劀用劀字乃反其意非朽字也古不頤由

陳德碑

碑止存上截高三尺八寸廣二尺八寸十行行存五字額題漢故陳君之碑六字篆書石今亡

君諱德字伯〔闕下〕建寧元年二〔闕下〕拜郎中以

其〔闕下〕之姓蜀郡之〔闕下〕縣丞張公同〔闕下〕乃立

斯碑伦〔闕下〕

於惟我君德〔闕下〕之仁本自天〔闕下〕子子孫孫

永下闕建寧四年二下闕

碑陰

共十一行行存五字額題故門下史人名六字隸書

故門下史□下闕

故門下史李下闕

故戶曹史孟下闕

故戶曹史王下闕

故功曹史陳下闕

故郡曹史申下闕

故功曹史高下闕

故功曹史田下闕

故門下史田下闕

故門下史王下闕

故門下史白下闕

右陳德碑并陰集古錄金石志所不載歐陽公趙鄭諸君子皆未之見也碑在沂州東南數十里田閒郃陽褚峻跡得之搨數本再往則土人埋之矣雍正六年以後是碑遂亡所在不可復搨金石圖

右漢陳君碑不知所從得但存其上截前有建寧元年後有建寧四年云云前似其出仕歲月後則勒碑

歲月也其餘字雖可識然無可句讀者碑陰亦有額此碑不見前人集錄字尚不甚刓缺惜其斷折無從知陳君之行事也金石存

予初見是碑于牛氏之圖頗閻是碑乃人所僞造牛氏誤信而圖之也及見程荔江師意齋所藏碑陰拓本渾古圓勁則實漢刻無疑然則其碑之正面亦出眞石無疑矣是以姑依牛氏所圖之碑載於前而以予所見碑陰載於後是碑惟近日牛氏金石圖及吳山夫金石文存載之牛氏圖云褚峻跡得之搨數本再往則土人埋之矣師意齋藏本蓋即褚峻手搨數

如集于木如臨于谷斯其殆哉困其事則
爲設備今不圖之爲患無已勑衡官有秩
李瑾掾仇審因常繇道徒鐉燒破析刻臽
磪嵬減高就埤平夷正曲柙致土石堅固
廣大可以夜涉四方无雍行人懽悀民歌
德惠穆如清風乃刊斯石曰
赫赫明后柔嘉惟則克長克君牧守三國
三國清平詠歌懿德瑞降豐稔民以貨稙
威恩並隆遠人賓服鐉山浚瀆路以安直
繼禹之迹亦世賴福

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造時府

丞右扶風陳倉呂國字文寶

門下掾下辨李叓字子行故從事

議曹掾下辨李旻字仲齊故從事

主簿下辨李遂字子華故從事

主簿上祿石祥字元祺

五官掾上祿張亢字惠紂故從事

功曹下辨姜納字元嗣故從事

尉曹史武都王尼字孔光

衡官有秩下辨李瑾字瑋甫

從史位下辨仇靖字漢德書文

下辨道長廣漢汁邡任詩字功起

下辨丞安定朝那皇甫彥字子才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武都大守漢陽阿陽李翕字伯都以郡之西狹閣道通梁益緣壁立之山臨不測之溪危難阻峻數有顛覆霣墜之害乃與功曹吏李旻定策勑衡官掾仇審治東坂有秩李瑾治西坂鐫燒大石改高即平正曲廣陿既成人得夷塗可以夜涉迺相與作頌刻石其頌有二其所識一也其一立于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是

年六月三十日立也又稱翕嘗令澠池治崤嶔之道有黃龍白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嘉禾甘露木連理之祥皆圖畫其像刻石在側蓋嘉祐之間晁仲約質夫爲興州還京師得郙閣頌以遺余稱析里橋郙閣漢武都太守阿陽李翕字伯都之所建以去沉沒之患而翕字殘缺不可辨得歐陽永叔集古錄目跋尾以爲李會余亦意其然及熙寧十年馬城中玉爲轉運判官於江西出成州所得此頌以視余始知其爲李翕也漢武帝元鼎六年以滌瀧西南接於巴蜀爲武都郡及其後始分而爲興州爲成州則武都之

上祿也郙閣立於建寧五年劒治脩欽西狹郙閣之
道有益於人而史不傳則頌之作所以備史之闕是
則傳之亦不可以不廣也 曾鞏南豐集

右西狹頌在成州今之階成興鳳皆漢武都郡也此
碑靈帝建寧四年刻彼兩碑皆次年刻者歐得其一
趙得其二天井一碑是時未出南豐曾子固跋此碑
云云今集古之家惟有壬寅一碑李旲定筴碑中不
見天井吏屬却有李旲姓名始知南豐非輕信異聞
必是西狹第二碑所載近歲武都樵人斬刈藤蔓始
見石上有天井刻字倚崖縛架椎拓甚艱寺僧或以

惡木敝晦日後碑恐有此患碑以割爲剖笮爲窄隧爲墜𨇾爲踊殖爲殖憲即惡字隸釋

西狹頌十九行行二十字末有一行書年月又有小字題名二行低四字許　右武都丞呂國十二人題名在天井磨崖之後其仇靖字漢德書文者揮翰遺詞皆斯人也郙閣題名云從史位字漢德爲此頌中間姓名刓缺得此乃知前碑亦仇所作漢志武都郡七城一曰下辨二曰武都道此一下辨道長任詩則漢志闕一道字隸續

翕壽君表開平道路作磨崖頌漢延熹四年造今碑

在魚豢峽天下輿地碑記

西狹頌今所傳拓本皆止此二十行行二十字隸續云十九行者蓋不算年月一行故又云末有一行書年月也又云後又有小字題名二行低四字許按今隸釋刻本年月一行後有小字二行一曰丞右扶風陳倉呂國字文寶一曰故府掾闕四字孟闕二字又

按隸續第十一卷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碑後有題名十二行云云今按此題名弟一行正與隸釋所載西狹頌後小字題名之弟一行相合惟隸釋所載弟二行故府孟三字與此不同豈石本與摹寫板本偶

有失誤耶以愚意度之西狹頌年月一行末有時府二字蓋謂是時府中之官丞某掾某也則此十二行題名必是接西狹頌後者無疑而隸續云在天井崖後恐洪氏兩得其拓本遂岐出耳以牛氏圖證之詎信也今日適得趙晉齋從西安寄來此十二行題名拓本晉齋來札云此十二行實在西狹頌後與隸釋所載黽池頌額有惠安西表四篆字五瑞圖下有下祿上辨題名三行見沔縣所拓全文一大紙然後知之詢之搨工云圖頌刻于山石轉角處下臨深潭艱于氈椎故從來無全拓者又聞天井𩃵崖尚在

已屬沔令往訪拓竒自欸之四方允維先郎无字雄郎雍字言四方之人往來無壅塞也亦世類福亦郎奕字此皆洪所未釋者後十二行選名未行字子才字今隸續板本作木誤兩漢金石記不誤西狹頌云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云云續漢郡國志涼州部有武都郡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鄭康成曰地理志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見史記夏本紀集解文選張平子南都賦李善注案鄭引地志云云者前志文彼文冠以禹貢此古義也說文水部與志合至武都

上有東字與志相足也志又云武都郡武都縣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與氏道一條正相足與鄭亦合此碑郡西狹中道危難阻峻兩山壁立下有不測之谿君踐其險若涉淵冰勅衡官有秩李瑾掾仇審因常繇道徒鐉燒破析減高就埤或即東漢水所經矣續志漢陽郡本前漢天水郡明帝永平十七年更名此則李翕之本貫 王鳴盛蛾術編

碑前有小字二行云君昔在黽池修崤嶔之道德治精通致黃龍白鹿之瑞故圖畫其像而碑文亦云三剖符守致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蓋洪氏所謂黽

池五瑞碑者本與此碑首尾爲一五瑞圖像皆在小字二行之前拓碑人不知而遺之可惜已李翕在武都吏民立碑頌德不一而足而後漢書皇甫規傳稱屬國都尉李翕多殺降羌倚恃權貴不尊法度規到官條奏其罪翕後來治行或歉於前而石刻亦容有溢美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漢陽前漢爲天水郡永平十七年更名後有黃龍嘉禾白鹿承露人木連理五瑞圖圖後云君昔在黽池修肴嶔之道致此瑞因其地異故洪氏分爲二碑實非也肴阪謂之肴嶔者因公羊傳以爲嶔巖故也攷

說文亦謂之岑鍪關中金石記

曾子固跋云其頌有二其所識一也其一立于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是年六月三十日立以余今所得本與子固跋參校蓋爲有異子固跋云與功曹史李昊李昊隸釋作李旻定策勑衡官掾仇審治東坂有秩李瑾治西坂今此本但云勑衡官有秩李瑾掾仇審而已又不言與李昊定策則知子固所跋爲六月十三日立而余所見正爲六月三十日刻石者也

百官公卿表水衡都尉屬有衡官又衡官亦屬少府百官志水衡都尉世祖省每立秋貙劉之日輒暫置

水衡都尉漢官舊儀罷中二千石屬事水衡都尉又省水衡屬官則衡官屬水衡者自建武以來已去此制令須乃云勅衡官或因有事興作亦暫置郡中耶容齋隨筆漢官多有不書于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寃獄使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詡而見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繡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非因事置官事已即罷乎抑郎郡中所謂工官都官而製文者遷就爲之遂不悟其非制也授堂金石跋

李翕黽池五瑞圖

磨崖高六尺八寸五分廣四尺二寸圖上方左一龍右一鹿下方右二樹交枝盤結中一禾九莖右一樹樹下一人手執物上承之篆題字六處圖後題字二行圖下題名高一尺五寸廣一尺三行今在成縣

黃龍

白鹿

嘉禾

木連理

甘露降

承露人

君昔在黽池脩崤嶔之道德洽精通致黃

龍白鹿之瑞故圖畫其像

上官掾上祿上官巴字君選

□□□□上祿楊嗣字文明

口口口口口下辨李京字長都

右李翕黽池五瑞碑李君昔治黽池縣此瑞物及西狹磨崖因刻于前非碑陰也黽池有二穀屬洪農郡 隸釋

隸釋隸續皆題曰李翕五瑞碑實則即西狹頌磨崖畫象耳其字亦一手所書也蓋以別記其黽池之事故別爲標題也 兩漢金石記

文云修崤嶔之道按公羊傳崤之嶔巖是文王之所避風雨者也文蓋用此 丁杰跋

博陵太守孔彪碑

碑高一丈四寸廣三尺五寸十八行行四十五字額題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十字篆書今在曲阜縣孔廟

君諱彪字元上孔子十九世之孫穎川君之元子也君少履天姿自然之正帥禮不爽好惡不衍考衷度衷脩身踐言龍德而學不至於穀浮游塵埃之外皭焉汜而不俗郡將嘉其所履前後聘召蓋不□已乃翻爾束帶(徧讀)論窮理直(道)事人仁义有勇可以託六授命如毛諾則不宿(美之)至也莫不歸服舉孝廉除郎中(博)昌長疾病留

宿□遷□京府丞未出京師遭大君憂泣
踰皐魚表過乎哀謹畏晉章服竟還署試
拜尚書侍郎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蘉可黜
否出□□度日恪位佇所在祗肅拜治書
御史賡皐陶之廉恕□參之□□□□□
□律祗用既平□博陵大守郡阻山□□
□以雝雝斯多草竊罔不□賊劉昇張丙
等白日攻剽坐家不命君下車之初□五
教以博□削四凶以勝殘乃□□□爰尚
桓桓扴馬譯周醜類已殫路不拾遺斯民

以安弊號施憲安合天心□之所惡不以
强人義之所欲不以□□姓樂政而歸
于德望如父母順如流水還下邳相河東
大守舉此□□君子風也未恕而懼不令
而從雲行雨施□□大和海內歸公卿之
任矣勞而不伐有實若虛固執謙秉以病
辭官去仕閭□以孝唱□餘服屏淒彈琴
擊磬□□□之味而不改其靜上而非諶
天秩未究將據師輔之紀之細而疾彌流
乃碩乃□□世九建寧四年七月辛未□

門□哀我魂神超邈冢兮冥冥遺孤忉絕
于嗟想形□□哀遂念不欲生羣臣號咷
靡所復逮夫逝往不可追兮功□□□識
惟君之軌迹兮如列宿之錯置易建八卦
揆爻繫辭述而不作彭祖賦詩皆讚所見
于時頌□□是□吏崔□□□王沛等伏
信好古敢剴顯□乃刊斯石欽銘洪基昭
示後昆申錫鑒思其辭曰
穆穆我君大聖之胄惇懿允元叡其廟諱秀
惟嶽降精誕生忠良奉應郡貢亮汝我□

克明王道辯物居方周□□□也正名
朝熙秕政宣式惟清出統華夏化以興成
□猾殄蹤賢倚□庭帝重乃勛自□□徵
所臨如神□□□□□之翰先民是程
宜手三事金鉉利貞而絜白駒俾世憤悃
當享眉壽莫匪爾極大□□□遐矣不意
于嗟悲兮□□□息淂淂無幾頃焉所力
咨手不朽沒而德存伊尹之休格于皇天
惟我君績表于月青永永無沂與日月并
于嗟□□于以慰靈

碑陰

廿八十二行

故吏司徒掾博陵安平崔烈字威考

故吏齊口博陵安平崔悏字行孫

故吏乘氏令博陵安平王沛字公豫

故吏司空掾博陵安國劉悳字伯桓

故吏外黃令博陵安國劉揚字子長

故吏白馬尉博陵博陵齊智字子周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劉麟字多公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王瑨字顯祖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孟循字敬節

故吏五官掾博陵高陽史應字子聲

故吏五官掾博陵南深澤程祺字伯友

故吏五官掾博陵南深澤程祐字元祐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國劉機字□闓

韓府君孔子廟碑陰載當時出錢人名亦有尚書侍郎孔彪元上與此書正同惟孔君自博陵再遷爲河東太守而碑額題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漢人多如此然莫曉其何謂也金石錄

右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篆額趙氏云孔君自博

陵再遷河東而碑額題博陵貝曉其何謂予觀漢人題碑固有用前官如爲緄爵峻者俱自有說此碑陰有故吏十三人皆博陵之人也蓋其函甘棠之惠痛夏屋之傾相與刊立碑表故以本郡題其首也此碑作文多用經傳語考中度褒周語有之可以托六歌後甚矣史漢書宿留讀皆去聲郭林宗齋剌就謁仇覽請其留宿與此疾病留宿同碑以肴爲爻沂爲涯蒙郎爲字家郎宋字美郎美字拼郎拯字蘇郎綴字搬郎繫字燕郎典字壽郎漫字徲大奚切後與而切隸釋

右漢博陵太守孔彪孔子十九世孫與孔宙蓋弟兄行嘗爲尚書侍郎治書御史可謂顯矣闕里志世表

宗譜皆不見其名字而碑文類此亦不載向微搨本之存則後世不復知有彪矣金薤琳琅

孔彪碑文有云抍馬者易明夷六二渙初六皆曰用拯馬壯拯字子夏傳說文字林並作抍音升一音承上舉也漢時所傳如此而今作拯者唐開成以後所定也又按方言抍拔也出休古溺字爲抍周禮職幣注振猶抍也大司徒注振窮抍救天民之窮者也新唐書楊于陵傳抍拔貧民用此字又作撜淮南子子路撜溺而受牛謝注撜音蒸舉也升出溺人則撜與抍同爲一字矣古又有作承者列子使弟子並流而承之金石文字記

是本曩見之于宛平孫侍郎宅文愈斷爛諱及字形
模尚存乃宏治中修闕里志改彪爲震都少卿穆遂
謂撰志者遺之不知震即彪字之誤也孫氏所藏漢
隸約三十餘種尚有張遷衡方夏承王純侯成戚伯
著諸碑皆宋時拓本今盡散佚覩此如覿故人曝書亭集
洪氏云可以託六爲歇後之甚按其文仁必有勇可
以託六授命如毛諾則不宿美之至也莫不歸服益
用韻也金石後錄
碑云博昌長者博昌樂安國屬邑第五左傅齊侯田
于貝邱杜預曰縣南有地曰貝邱今山東壽光相近

地後漢書百官志云縣滿萬戶者曰令不滿萬者曰長也又云遷下邳相後漢地里志曰武帝置為臨淮郡明帝永平五年更為下邳國彪嘗為博陵太守考地里志有安平國下博而無博陵郡劉昭注曰案志猶有遺闕彪于桓帝時既為是官豈後漢遂無博陵郡耶是則志之遺闕矣又云拯馬鏑害張揖廣雅曰斜拼衆也蒭慧音曰蒸之上聲四聲蒸拼證職又論拼拔也又扱拼收也又括拼捊取也又拼陞也其取用音義各不同又云餘暇徲徥徲徥同遲徥同夷說文行平易也廣雅徥徥徲徲往來也又云乃碩碩同順

春秋碩石子宋五也　俾陰故吏十三人惟崔烈最顯而後漢書無傳靈帝紀中平四年四月司徒崔烈爲太尉十一月罷按孔彪卒于建寧四年至中平四年已十六年而崔烈自司徒爲太尉矣通鑑中平二年二月以廷尉崔烈爲司徒烈寔之從兄也是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烈因傅母入錢五百萬故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幸者曰悔不少靳可至千萬程夫人從旁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妹耶烈由是聲譽頓衰通鑑時涼州兵亂徵發天

下賦役無已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安平志云崔烈少有重名以薦入歷郡守九卿則其生平馳譽亦一時表表者也而見于史傳惟出阿保入錢拜司徒與議棄涼州二事其爲郡及他官位政蹟莫得聞嗟乎此公立身之大節槩可知矣碑陰云崔烈字威考于此乃見烈字亦可補史志之不足至云桑氏白馬二縣郡國志並不載又後漢書中平四年十一月太尉崔烈罷獻帝初平三年六

月戊午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樊稠張濟等反攻京師陷長安城太常种拂太僕魯旭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並戰歿據此距崔烈罷大尉纔五年別補城門校尉竟死于傕汜之難猶可以蓋前愆矣貞曰家用此足以補崔烈傳矣但司徒太尉皆三公太城門校尉其遠烈既爲太何掾左遷則城門校尉恐別是一崔烈也當更質之孔彪名字別見于漢碑者二一韓勑碑陰曰尚書侍郎一史晨後碑曰河東太守是碑則其博陵故吏爲之故繫諸博陵曰博陵太守也金石遺文錄

洪所未著者以額爲額以斿爲游以挈爲潔至于俾

徯洪音徲大奚切徯徲與而切恖按漢碑中徲遲徲徯皆棲遲之或體耳此二字今泐兩漢金石記

博陵太守孔彪碑并陰以洪本校第一行下修身踐言少言字第二行直道少道字益下截少一字碑陰弟五行字最明白故吏外黃令博陵安國劉楊字子長少長字亦下截少一字也前漢地理志續漢郡國志實無所謂博陵郡攷係桓帝時暫立未久卽罷魏晉以下乃復置之甚著且久說詳見十七史商榷第三十三卷蛾術編

碑爲博陵故吏崔烈等所立故額題故博陵太守孔

府君碑文亦但述博陵治迹而已下邳河東故吏當

別有碑今失其傳矣博陵郡不見於郡國志按桓帝

紀延熹元年六月丙戌分中山置博陵郡以奉孝崇

皇園陵司馬彪志郡國以孝順爲斷則延熹分置之

郡例不當書而劉昭注竟不一及難免漏略之譏豈

今所傳劉注亦有脫簡邪郡所領縣以碑陰證之則

博陵也安平也安國也高陽也南深澤也此五縣之

中唯安國舊屬中山若安平南深澤本屬安平國高

陽本屬河間國則紀云分中山置者亦未核矣故吏

題名十三人皆郡縣名字兼舉齊智題博陵者上爲

郡下爲縣諸吏列傳中此類甚多洪氏隸釋本重出博陵俗刻本少之兩字蓋校書者誤以爲重複而去之耳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彪河東太守而額題曰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者以碑爲博陵故吏所建故題其前官也王渙先爲河內溫縣令後爲雒陽令有一石闕只題河內縣令予曰此溫民所造闕故只題其前官人或不以爲確得博陵碑可證吾言之不謬 張塤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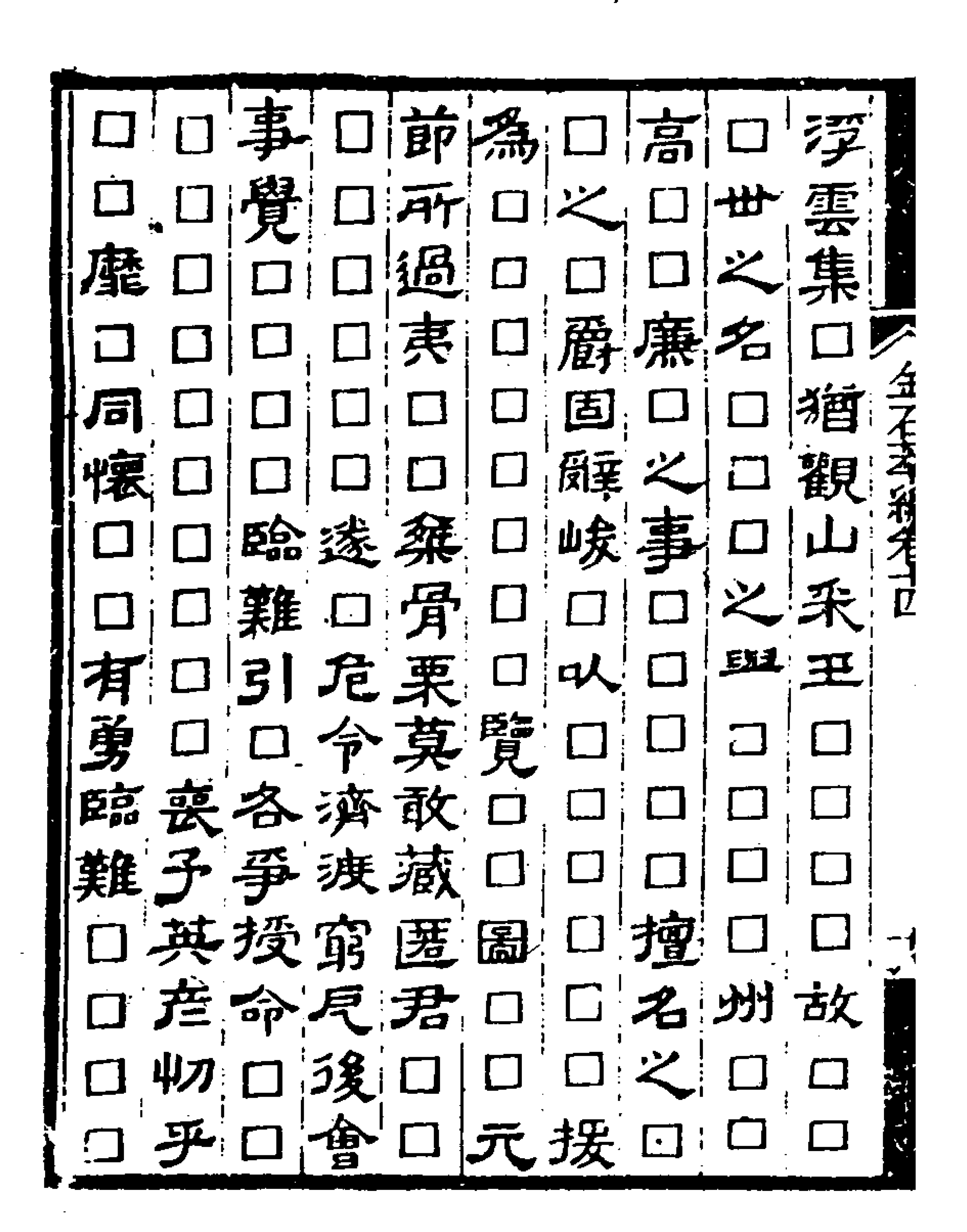
遵王之素與古今尚書不同當即遵王之路駁文也段大令玉裁尚書撰異未及采此 山左金石志

碑文云遭大君憂集古錄則云遭太守君憂又四年七月集古錄作十月 校訂隸釋存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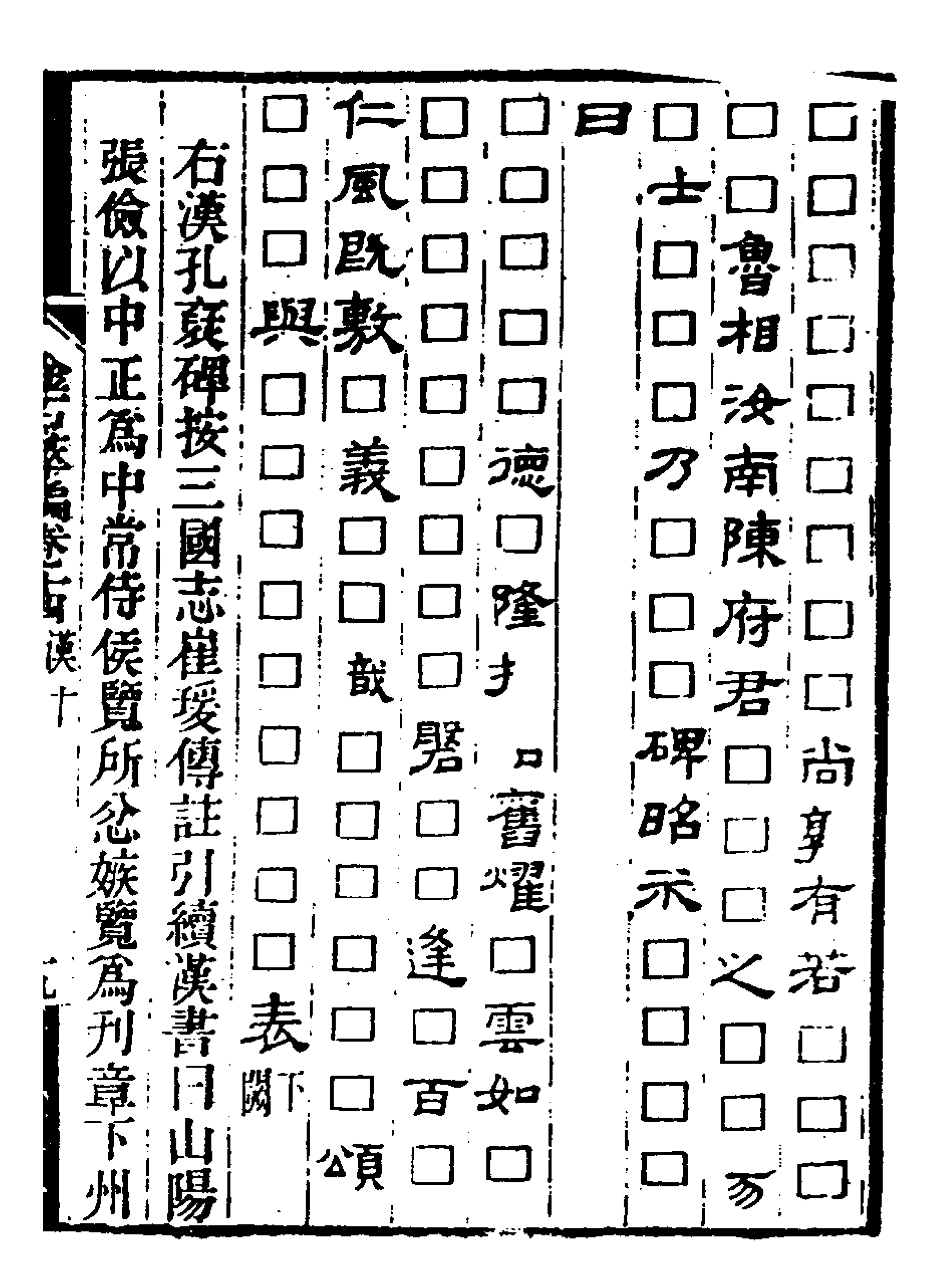
豫州從事孔褒碑

碑高九尺八寸廣二尺七寸十四行行三十字額題漢故□州從事孔君之碑十字隸書今在曲阜縣孔廟

君諱褒字文禮孔子廿世之孫泰山都尉之元子□□□□□□以□□□□繼德前業清和挺懿固天□□□□□幽讚□□治家業春秋□綜枚□典蕭藉靡遺□琦鄉眇爲淵爲林博學多識□□匪勞是□□□之徒□遠□來歷承州郡鱗



浮雲集□猶觀山采王□□□□故□□
□丗之名□□□之斑□□□□州□□
高□□廉□之事□□□□□擅名之□
□之□爵固辟峻□以□□□□□□援
為□□□□□□□□覽□□圖□□元
節所過夷□□棄骨栗莫敢藏匿君□□
□□□□□□遂□危令濟渡窮尺後會
事覺□□□□臨難引□各爭授命□□
□□□□□□□□□□喪子莫產物乎
□□靡□同懷□□有勇臨難□□□□



□□□□□□□□□尚享有若□□□
□□魯相汝南陳府君□□□之□□万
□士□□□乃□□□碑銘示□□□□
曰
□□□□□德□隆才口舊燿□雲如□
□□□□□□□□□磬□□逢□百□
仁風既敷□義□□戠□□□□□□頌
□□□與□□□□□□□□□表闕下

右漢孔褒碑按三國志崔琰傳註引續漢書曰山陽
張儉以中正爲中常侍侯覽所忿嫉覽爲刊章下州

郡捕儉儉與融兄襃有舊亡投襃遇襃出時融年十
六儉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爲長者有窘迫色曰吾
獨不能爲君主耶因留舍藏之後事泄相國以下密
就掩捕儉得走脫登時□□□襃送獄融曰保納藏
舍者融也融當坐之□□彼來求我非我之由非弟
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
書命襃坐爲碑雖不全大略無異泰山都尉者宙也
宙有七子襃長融次第六又有謙皆有碑在孔子廟
庭襃碑不知何時淪沒歷代載籍皆無可考錢塘金
壽門語予云

憲皇帝時閩人何琦字禮康客遊曲阜得之郊外水濱因載歸于廟自題字于碑陰碑字已極剝蝕獨存首十餘字名字世系一一俱完亦一奇也金石存

此碑乃顧寧人金石文字記顧藹吉隸辨碑考二書俱未曾見者不獨歐陽趙氏所無也近又見邵陽褚峻千峯金石圖滋陽牛運震階平為作圖說云碑出土僅及四十年所載尚有祝其卿及上谷府卿石龜燉煌太守裴岑勒石陳德碑蒼頡廟碑聞喜長韓仁碑魯王墓石人題刻皆兩顧先生所未見也至孔宙後漢書誤作伷王粲英雄記云孔伷字公緒陳留人

陳留與魯地既不同而伷視宙計時亦較在後矣史有誤字如孔褒後漢亦作裒韓門綴學

碑出於縣東周公廟側廢田中雍正三年鄉民犁田得之以告廟官陳百戶驗是漢古文碑遂舁置孔廟褒泰山君元子見藏于史晨碑今碑稱其繼德前葉清和口懿又曰口業春秋篇籍靡遺又曰口口務耿為淵為林則褒誠恭祖舊緒經術翩翩端明篤寔之賢公子也亦略可見矣金石圖

碑有云元節所過元節即張儉之字也碑之立必在中平元年黨禁已解之後故得直書其事而無所諱

避也抱經堂文集

右漢故豫州從事孔君之碑第一行諱字家世皆具知爲泰山都尉宙之長子也前叙後銘立石歲月不可知矣其額十字一行下有穿其文每行三十字其行數以今拓本審之可見者十四行耳然拓者紙稍窄每不見其後二行則僅見十一二行者有之 宋氏經義考於孔宙弟子皆載治嚴氏春秋此碑云治家業春秋則褒能世嚴氏之經無疑因据此碑補書豫州從事褒於承師門內 兩漢金石記

碑無年月可系今以其與弟融爭死事在靈帝年間

故列于熹平之前額右有二暈起碑首額左第一字旁亦起二暈相連如半環與他刻異山左金石志

碑剝蝕文字皆不續屬惟首行載君諱褒字文禮孔子廿世之孫泰山都尉之元子案後漢書注引家傳褒字文禮又言兄弟七人融第六以此碑攷之文禮爲元子其行次可見如此碑内有業春秋篇籍靡遺字又有缺爵固辭字蓋文禮少傳世學而不以榮位自嬰今攷史晨饗孔廟後碑所云處士孔褒文禮是其徵也授堂金石跋

李翕析里橋郙閣頌

磨崖高七尺六寸廣五尺五寸二十行行二十七字今在略陽縣

惟斯析里處漢之右谿源漂疾橫柱于道
涉秋霖漉盆溢口涌濤波滂沛激揚絕道
漢水逆讓稽滯商旅路當二州經用袑沮
沮縣士民或給州府休謁往還恒失日晷
行理咨嗟郡縣所苦斯谿既然郙閣尤甚
緣崖鑿石處隱定柱臨瀾長淵三百餘丈
接木相連號為萬柱過者慄慄載乘為下
常車迎布歲數千兩遭遇隤納人物俱隋
沈沒洪淵酷烈為禍自古迄今莫不創楚

於是

大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以建寧五年二月辛巳到官思惟惠利有以綏濟聞此為難其日久矣嘉念高帝之開石門元功不朽乃俾衡官掾下辨仇審改解危殆即便求隱析里大橋於今乃造校致攻堅□□工巧雖昔魯班亦莫儗象又醳散關之嶃潔從朝陽之平惨減西□□高閣就安寧之石道禹導江河以靖四海經記厥續文康萬里臣□□□勒石示後乃作

頌曰

□□□□降茲惠君克明俊德允武允文

躬儉尚約化流若神處坻如□□□□均

精通晧穹三納苻銀所歷畢勳香風有隣

仍致瑞應豐稔□□□□□樂行人夷欣

慕君靡已乃詠新詩

□□□□于川究之間高山崔嵬于水流

蕩蕩地既塉确于與寇為隣□□□□□

□以析分或失緒業于至于困貧危危累

卯于聖朝閔憐既艾究□今方□□□□

口救傾亍全貢口遺劬勞曰稷亍惟惠勤
勤黃邵朱龔今蓋不口口口口充贏亍百
姓歡欣僉曰大平亍文翁復孝

昔歐陽文忠公嘗疑醳散關之嶕濕從朝陽之平燎
按縣古文顯字濕川漢作濕纖許川在京濕書學金
今同文古字濕作㬎又作隰後漢人濕又作㬎然則
濕當作濕燥古文作燥濕柔與參同體其言難則與
易同卜用辭亦易也至謂碧濕陘納則以隤隤地壞
自納於淵漢人文陋無足道然用字亦本古也廣川書跋

右析里橋郙閣頌隸額今在興州靈府建寧五年立

後酉狹碑一歲別有數行刻書撰人及石師姓名歐公謂遺遇隤納及醳散關之嶃歐誤作嶄漯從朝陽之平惨刻畫完而莫詳其義或是用字假借按碑言閣道危殆車乘往還人物俱墮則隤納謂墜淵也惨即懆字醳與釋同太史公書皆然楊君碑醳榮投黻景君碑農人醳耒之類是也其云勑勞曰稷益用穀梁子曰下稷之文靈臺碑亦有之碑以橫杖爲橫柱盍溢爲溢溢行理爲行李廠稽爲廠稽崔嵬爲崔嵬觸即觸字隸釋

歐陽跋云醳散關之嶃漯從朝陽之平惨莫詳其義

愼案醳古與釋通史記張儀傳杖而醳之韓信傳醳

兵北首燕路洪氏釋醳載漢碑文有云農夫醳耒又云醳榮投黻潔本濟潔之潔漢人或寫潔借作濕字用嘲潔即潮濕也𤏩與燥同分隸小異如操亦作摻之例平𤏩謂乾燥言去濕而就燥也以此訓之可通（楊愼丹鉛總錄）

此碑相傳爲蔡邕書碑中太守李君諱翕今板本集古錄皆作李會或傳寫之誤唯鄭樵畧曰李翕與碑合（石墨鐫華）

其文有云醳散關之嘲潔者楊用修以醳爲釋嘲爲潮潔爲濕是也歐陽永叔集古錄曰後漢熊君碑其

書顯字皆爲顯按說文顯從㬎聲而轉爲㬎其失遠矣莫曉其義也愚考㬎字从日从糸乃㬎之省說文㬎从日中視絲古文借以爲顯字發既碑陰顯字再見皆作顯而後人寫作田者誤也古人以濕爲漯者不一說文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㬎聲他合切漢書王子侯表濕成侯忠師古曰濕音它合反功臣表驅䮞侯伶廣以濕沃公士師古曰濕音它合反功臣表有濕陰定侯昆邪霍去病傳王莽傳並作漯陰地理志平原有漯陰縣而水經濕餘水亦漯字之異文荀子窮則棄而儑注儑當爲濕韓詩外傳作棄而累魏建成鄉侯劉靖碑隰字作

隰惟其以日爲田此汞叔之所以疑也金石文字記

碑文已剝泐據隸釋盃溢下闕一字余驗碑是滔字隱隱可見又載乘爲下闕一字碑現存下字甚明又校致孜堅下闕三字今有明知縣申如塤補刻結搆二字又滅西下闕二字如塤補刻瀆之二字又艾康萬里西下闕三字如塤補刻業鳩功三字又頌詞首句起闕四字如塤補刻上帝綏三字碑本有一字微損不可識又燮民如下闕三字如塤補刻子遐邇三字又豐稔下闕五字如塤補刻年登居民四字碑本有一字漫漶不可識又詩首句起闕四字第五字乃

兮字如塡補刻曰析里之四字第五字碑本有𨻰字非兮字又與寇爲鄰下闕六字如塡補刻西隴鼎峙兮東六字又聖朝閔鄰下尚有髦艾究三字下注闕而無字數又有兮紉二字下注闕五字方接救傾兮句如塡從閔鄰下補刻兮符析壞兮迺命是君扶危十一字而無髦艾究及兮紉五字又全育下注闕而無字數于驗碑上現有孑字又惟思勤勤下有黃邵朱龔兮盖不七字下注闕而無字數如塡補刻拯溺亭屯兮瘡痍始起閭閻十一字而無黃邵朱龔兮盖不七字碑後亦無建寧五月十八日癸以下五行余

得此碑搨本有知縣申如塤補刻共四十九字與洪氏隸釋所注序頌詩中闕字較對與隸釋所載髻文黃邵等十一字碑上原有不可識者二字余所識出者滔下郎子四字蓋是漢碑經殘缺之後而申如塤補刻其缺處非重刻也筆畫妍媸所不待言若然自題重刻者下字冐昧之失也余恐世人不辨以爲近代翻摹是誠有害舊蹟故特爲詳著之至其所補字或如塤得舊搨而錄其原文或摹擬前後語義而竊取私纂均不得而知也乙酉正月過金陵蔡岡南擎惠予鈎本且惜予遠遷與周元龍亮登來話別元龍

揩二拓本稍舊是未經補刻以前物以予新裝者譬勘始明晰無遺　郝闕列書撰人名氏此漢碑之創見也有列撰而不列書者石勛撰費鳳碑邊韶撰老子銘是也列書而不列撰者郭香察書華岳碑某伯允書武班碑是也漢德子長奇思横出製爲雄文運玆妙筆君臣懿美並傳來禩蓋漢時郡守員吏至數百人各職其事通經察孝自辟所部知名之士以掌之故得盡一郡之能是以府中鈴下羅列英彥多收得人之效也碑之頌後有詩亦猶北海相碑誄後之有詞此漢人體裁今人不甚仿爲者金石遺文錄

額題云析里橋郙閣頌六隸字爲二行碑式云頌後又有詩並別行又有數行刻年月及書撰人石師姓名余家有舊拓本無此數行重刻本有之其曰從史位□□□□□字漢德爲此頌者隸續證以天井題名謂即仇靖是也其曰故吏下辨□□□子長書此頌者天下碑錄以爲仇子長名紼未知何據豈作碑錄時其三字猶未闕耶隸辨

郙閣舊在棧道中頌摩崖石在橋旁今棧道已從他處石亦磨泐縣令重刻于石後旁書縣令申如塤重刻七字八分書其書皆模倣筆法亦略相似按集古

錄作太守河陽李君今碑稱太守漢陽阿陽李君重

鐫之碑不應有誤當是集古錄脫去漢陽二字耳猶未删

雍州金石記

改解危殆卽便求隱隱卽穩字說文穩安也從隱省

古人通用安隱金石存

是碑近日顧靄人吳山夫皆未見原本然重刻本嶠

漯嶠字亦不作嶠而顧氏沿集古錄之訛以爲嶠爾

顧氏謂以日爲田此承叔所以致疑然濕陰之濕它

合反與燥溼之字不同隸辨乃援濕陰地名以證濕

漯本一字之說則誤矣　巛坤之閒巛卽坤字諸本

皆作川非也皆即吳字蔺郎廟字洪所未釋也蔺洪釋誤爲廟　隸釋所載碑後尚有五行其弟一行曰建寧五□□月十八日癸□闕下弟二行曰時衡官□□□仇審字孔信弟三行曰從史位□□□□字漢德爲此頌弟四行曰故吏下辨□□□子長書此頌五行曰時石師南□□□□威明思按衡官下闕據本碑當是掾下辨三字從史位下闕以天井題名考之當是下辨仇靖四字隸續云郙閣題名從史位下列缺得天井道碑題名乃知前碑亦仇所作是也顧南原云故吏下辨下闕三字天下碑錄以爲仇子長

名綿未知何據按小歐陽集古錄目郙閣頌條下云
右不著撰人名氏漢仇綿隸書此以子長爲仇綿
又其一證矣然題名固云漢德爲此頌子長書此頌
而小歐乃云不著撰人名氏則歐陽藏本想已闕其
後題五行者耶　建寧無五年建寧五年即熹平元
年也是歲五月改元正月丙辰朔三月乙卯朔此刻
月上闕字而金石錄作二月據此則二月是丙戌朔
其十八日是癸卯也旣可以補通鑑目錄之未備而
又以知趙洪所收石本有多出一二字者也兩漢金石記
按郙閣頌近代著錄家所見皆明申如塤重刻本

後尚有建寧五□□月十八日及仇審等題名四行與隷釋合而原本已泐不得見良可惜已碑文斐然可誦書亦方正挺健出于漢德子長之手二仇蓋皆深于文學者頌云三納苻銀按西狹頌稱翁三剖苻守漢官儀二千石用銀印龜紐翁爲太守秩二千石得佩銀印故云三納苻銀刊本字迹庸俗文中剝蝕者大率臆增改陳氏奕禧辨之最詳今依原刻摹錄而以洪釋補其缺處洪所無者則仍闕如不敢以刊本爲據也

金石萃編卷十四終